第二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－－水漾亡者錄

瀛苑副刊

第二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

小說組首獎

水漾亡者錄　3/4遊（產經二）

靜靜看著眼前的資料。一份讓我等了快要14年的資料。
我知道它終有一天會回到我的手上；一位資深的搜索師的手上。
我想，當今世上或許只有我，才有萬分之一的機會，解開這位天才博士的失蹤之謎。
我跟這位博士有深厚的交情；我們年幼時，就已經在不同領域上嶄露頭角；之後，又到同一所人才訓練中心培訓。
我，是一位天生的搜索手：搜索手可利用一張微薄的紙，斷定曾用過的人現在的位址，身體狀況；可用一只被嫌犯丟棄的紙杯，找到他目前的位置；破舊的藏寶圖一到手，馬上就可以斷定寶物是否健在？或者已經消失？正當想要找人的人正在找我的同時，亦有一大批的探險家、軍隊、想躲人的人……也在探訪我的蹤跡。
搜索手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當：沒有天賦的人、極度認真的人、各科都通的天才等，通通不行。除非是被神指定的人，否則誰也沒法練成。
搜索手每一甲子會出現一位，要是他幸運的被發現，並且培養的話，就可以變成不可限量之「財」；要是沒有培訓，該甲子間，將不會有搜索者。
我很幸運也很不幸的被國家發現，所以我現在在國家單位做事。
另外，跟我至交的博士，則是天生的法術、醫術、科技的天才。就目前狀況而言，現代醫療技術已經到達某個瓶頸。要是有人對於科技和法術都有一定了解程度的話，他不論在哪裡都會非常吃得開。
我們在某場無聊的競賽中認識，但也因為我們的認識，所以讓我對那場比賽還有依稀的印象。
之後，我們變成無話不談的好友；直到他消失為止。
那年，我們才剛慶祝完他18歲的生日，隔日，他就消失了。
消失的那樣無影，消失的那樣無蹤；移動的如此平穩，保密的如此優雅；一切的一切，就連他要消失，他都堅持著自己的風格，那種誰學都學不來的氣質。

我那時的搜索術已不亞於世界第三，但他依舊消失的如此自然。我在錯愕中帶有些氣惱：為何他昨夜什麼也不說？
稍稍愣了一下，
還是說，
是我太欠缺感情？
大家對我不是敬畏就是無視，那並不單因我的特長。
那是因為，我的無表情、無血淚和無情緒波動，我自省。
這是所有搜索手的困擾；某種變相的職業病。
不過好在我天性如此。至少我認為如此，所以這並沒為我帶來太大的麻煩。
那博士常微笑著對我說：「雖然你沒有表情，但我在你這裡，」指著我的心臟，「看到了豐富的感情，只不過是沒有宣洩的出口罷了。」
他包容我天生的缺陷，而我也慣於與他一起行動。
兩人同行的日子，煞地消失，令我學到第一種感覺。
一種相當複雜的感覺，令初學者的我，有些不知所措、茫茫然。
不過我的事小，全世界的事大。
我們因各自有專長，賺了不少錢；當還在學校唸書時，外頭已經各有房子。在學校中，因為我跟他的關係匪淺，所以掛名在同一間宿舍裡。
這是讓我理解他對世界有多重要的契機。
我們的宿舍，幾乎算是被人踏平。
接下來的好些日子，約莫是一年的時間吧？全世界都在天翻地覆的找他；我那朋友才年僅18，不單是在醫界進行屍體細胞活化實驗；在軍隊中更是大量發明或發現許多，一般人找不到、用不到、更不會想知道的武器。
找尋天才博士的報紙在天上漫無目的的飛揚；地上被人群踩踏捲起的黃沙滾滾。他的失蹤；懸賞的獎金；遠遠超過了另一位，至今還未被人看過臉的瘋狂殺人魔。
那陣子，正是瘋狂殺人魔最活躍的日子；日子過得很不平凡，在那時出生的人，沒有一個敢忘記。
全世界；每一天；每4個小時，就可以在某個地點，發現一灘溶解中、或肢解中的屍塊。更令人觸目的，那個瘋子只殺，在某個領域中有特殊貢獻或者特出風頭的人。
一件事交疊著另一件。歷史連續著，每天都要加上好幾筆；絕不像是課本上的那種歷史：因為太長，所以分成文化、戰爭、以及一冊加上另外一冊。
警方斷定那殺人狂必定會空間移動術，否則如何上午在北京滴著血的尖刀，下午就插在倫敦橋上另一個泛白的喉嚨裡？每位知名人士都憂心忡忡，大家都在想著下一位受難者，和上一具屍體的慘狀。

這項判斷，又使大家更為驚恐。畢竟，空間術是一項大型法術，可不像是洗碗咒或者泡茶術般，隨隨便便的人都可以使用。況且會空間術的人，在國家情報部裡應該都有做詳細的紀錄。

這個人，之所以可以殺人殺得如此稀鬆平常，不是他真的瘋了，就是有人為指使；這個人，之所以使用空間術用得如此容易，不是政府沒做好清查動作，就是這個人，根本就是某個地方政府派出的人手。眾說紛紜，人心惶惶。

最後，有一批熱血精英的賞金獵人和巫師，組成一聯盟，一起尋找那殺人狂的下落。那場討伐可以和希臘獨立戰爭的浪漫式悲劇媲美吧？

當警察接到鬥爭的消息後，火速的趕往現場。

恐怕壞就壞在大家對那批精英太過有自信，所以恐懼和打擊才會如此令人震懾。就在那短短的路程，那短短的十分鐘間；就在警察趕到現場時：什麼都沒有了！真的什麼都沒有了！

一大片的黝黑籠罩著現場所有的人，烏漆漆的伴著動物蛋白特有的焦油臭氣。

真的是什麼都沒剩了！

只留下一排整齊的、放在地上的、洞白的眼球。

一粒粒，怨恨的咬住奔來者的心臟。

連接眼球的視神經，被針線細密的縫成一串，在空氣幽恍中來回擺動。

那是魔咒。

一種可以讓人放棄心智的詛咒。

像是祭壇，更像是某種變相的炫耀。

在看過那排無神的眼後，再也沒有人敢去動那筆賞金的腦筋。

說也奇怪，就在那次詭譎的戰役後，殺人狂就消失了。有人猜，他是受了傷；有人看著地上那14顆眼球，猜測他會在14年後復出。沒有人知道真相，事件就只到那裡。

傳聞：博士早就被那個瘋子殺了；血水靜靜的躺在某個不太明顯的角落，所以被風、被雨吹得七零八落，再也找不到了。

事情就此不了了之，直到現在，只剩下躺在我手裡的這疊資料。

這疊資料不知道是被誰發現的；「這些資料是那天才的自創小說。」研究博士下落的組織中，最有權威的一位專家，訂下來的結論。

大部分的人也如此定位著，不太重視。可我總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，我那朋友的個性我太了解了，他是不會浪費時間在不必要地方的人。所以，即使這真是他寫的，他也不可能讓小說沒有寫結局！它有別的用途。

「這疊資料」，我的直覺說：「會讓你消失。離開吧！否則你會消失的！」但我不可能隨便就退出。我告訴直覺，這件事讓我期待太久，等待太長！

「要是你堅持要去追它的話，也不可以在這裡就開始閱讀！去吧！去那天才的家裡！那已經成為廢墟，但依舊保存完整的空屋！」直覺接著說。
我的直覺向來神準，這是某種天賦；所以我順從它，把那疊手寫的資料，那本小冊子，小心的揣在懷中。離開辦公室，並在門上細心的掛上「長期外出」。
並不是因為，我對那些老愛在我四周轉圈圈的秘書有什麼責任，但讓人傷腦筋也不是我所樂見的。
14年前，找不到的；14年後，我想，我可以再努力一次。
儘管以前的心境和現在大不相同：18歲的我找到他第一件事情是，狠很的揍他一拳；32歲的我，找到他的第一件事情是，緊緊的擁抱他，並為我的遲鈍道歉。
時間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吧？我想。
雖然18歲的我一定想不到，現在的我會是這副德行；但我也記不得14年前的我，又是哪副德行？所以我們平手了。跟以前的自己，未來的自己，還有時間。
我一直知道他還在某地，活得很好，因為「這是直覺」，直覺又說到。
我想，要是你是一個擅長期待的人，那你一定會覺得夢想實現的那天，天氣很好；要是你是一個慣於等待的人，那你一定會覺得事情終於完成的那天，你的穿著特別正式。
那天，天氣微陰，空氣中有大量的水珠，溫度平均在7度半；路上行人不多，大多是縮著脖子趕路；車輛也不是很多，它們不適合在視線不好的清晨遊走。
我穿著一件絕對有能力禦寒的皮製風衣，一件長身的剪裁，可以把全身包住；對於頭髮，我向來是把它率性的綁成辮子，就順著風隨便的飛著；一副墨鏡，西裝長褲、白襯衫、方便運動的黑鞋。
看著資料袋上的地址，一路跑到那傢伙的家，有些氣喘。
我們雖然很好，但彼此沒有到過對方家裡。一方面是太忙，都在宿舍；另一方面，我們還沒有機會介紹對方自己的家，他就已經消失了。

這傢伙的家非常大而且也非常怪，是他按著自己設計的模型要人做出來的。我看過他的那具模型，就擺在他宿舍的書房裡。
他終究和一般的天才不同，沒有餓死、冷死或者窮死；他所發明的，有些國家願意用三座肥沃的山頭跟他做交易。
誰都不希望有人因自己發動的戰爭而亡；恐懼的看著那，剛剛刺入、拔出、噴滿鮮血的手，再顫抖的緩緩倒下。不論是敵人、自己人，死傷是越小越好。所以，沒有不想

得到新式無人武器的人。
當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相撞，是矛、盾會贏？還是盾、矛會輸？

他家，到處都是樓梯，一進門，放眼所及的全是樓梯，沒有隔間，沒有所謂的一樓二樓或者三樓，就是一道道的樓梯向上或者向下，黑暗而且異宓，旋轉著、抖動的、不見頂著、跳動的。
是科技？還是魔法？我不予置評。那傢伙會做出什麼事，誰也不敢保證。
我只有一個評語，有錢又有財的人，家裡長成什麼樣子都有可能。

這種房子，住起來的感覺應該不太好吧？太不真實，感覺一早起床就會有種錯覺，不知道到底是從夢中睡醒？還是從醒中入夢？
我在看不見五指的大廳走著，發現有些樓梯有注明可以到達的目的地，有些則沒有；有些直達一處，有些有無數的房間相連，有些則是有幾個不明顯的暗門，好讓人以為那是死路。

樓梯，在心理學中象徵著潛意識層。許多心理學者在分析夢時，特別的重視夢中出現的樓梯：在夢裡，當你走向樓梯，不論是向上、向下，都是跨近潛意識一步。
樓梯，在某些學說中，象徵為超越人生的必須。有許多意味濃厚的童謠故事，當主角到達樓梯的盡頭後，往往可以找到寶藏、公主、解藥或者足以當作是人生導師的人。

我沒有傻到去數那些標示牌。我知道我那朋友的個性：除非是不重要的發現，否則就算是已經被藏了十年的老資料，他還是不會隨便發表。他很重視他所擁有的東西。
我站到大廳中央，環顧一下四周，展開雙臂，把用意志力做出的搜索網灑出。這家真的很大，費了不少力氣，不過我保證，用搜索術絕對比自己爬快上許多。刷刷幾聲，當整棟屋子都被那微微散著銀光的搜索網轉過一圈後，概略的圖我已了解。
要往那裡走呢？雖然已經對地形有了解，但我不能像無頭蒼蠅亂撞。突地，我憶起他跟我的某段對話。

「你在忙嗎？」他敲敲我的房門。
「沒有，剛到一個段落。」我應到。
「我猜也是。」他笑笑，遞給我一杯沒糖沒奶精的熱咖啡，這是我的最愛。「我剛剛完成我最近想要開始動工的房子模型，你有沒有興趣啊？」
「你要蓋房子？」那時我的情感還有待加強，對所有的東西都不痛不癢。

「對呀！」難得看他笑的有點靦腆。「我想你也差不多開始動工了吧？」
「我的房子不用花太多時間，只要不會被人打擾的地方就是好地方。」
「我正在想你會這麼說。」他喝了一口咖啡，「但是這算是我的夢想，一個十歲左右的願望，所以我很興奮。你可以試著理解興奮的感覺。」
現在回想起來，他真的對我很好。有大半的情緒是他教的，喚起我所有的感覺的也是他，只不過，方式狠了一點。「興奮？那你借我看看你的家吧！」
他手輕輕一招，那模型就緩緩的飄來。「看喔，這就是我希望蓋出來的家。」
「嗯，看起來真的很特別。」我小心的捧起模型看了看，一片黑暗籠罩，很多小箱子在空中浮動，到處都是樓梯。「你要記得加燈泡。」
「嘿！這可是我特別設計過的喔。」他高興的說，「仔細看看吧！每個小房間都不太一樣喔。你知道為什麼嗎？」
「要裝不同的東西？」我歪著頭又看了看。
他摸了摸我的頭，笑道：「對，尤其是最特別的東西，大部分都要好好的藏好。」
「例如說？」
「我平日最在意的就是書房，所以我自然是不會把書房放在很引人注目，但也不會隱密到窮酸的地方。」他指著一間浮在空中的房間說到：「這就是我的書房，要是你到我家，我一定帶你去。」

就是書房！
我邁開大?往通向他書房的樓梯走去。托他的福，我知道那樓梯的位置。

樓梯四周依舊是黑的，沒有任何燈光燭火，繞著直角，細而漫長。口中數到第一千八百四十四個階梯，我斷定：「這絕對是通向他書房的樓梯。」光要人爬這種樓梯，恐怕就會有很多體力、武力不夠的人陣亡。
我正猜測著樓梯的長度時，赫地，一扇聳直的，不見頂的大門，就那般硬生生的出現在我面前。
我有些傻眼，一間約在五到六樓的房間，下面居然空蕩蕩的沒有四樓、三樓、二樓、甚至是一樓。陡時，胃一空，雞皮全爬了上來。一個硬梆梆的巴洛克式建築，就這樣霸道的浮在半空中。
推門而入，挑高兩層樓的房間，四周聳立著黑褐色的書架，參差不齊的約莫有百萬本書吧？好一個有代價的博士。
地上舖著圓形巨毯，天花板上掛著幾展水晶大型弔燈。書房正中央有張原木的大桌和一張真皮滾輪式大椅，整間房間充滿了淡淡的檀香。

這時我不得不承認，一個天才到有多少的腦袋，就會有多少書，即使他天資聰穎。
我坐到那張大椅上，慢慢發現博士的另一面：當主人坐在辦公桌上時，可以馬上看到門口：防衛的象徵；桌上有大廳、庭院的監視器以及各個房間的攝影機按鍵：希望可以掌握世界的象徵。
數了數，大概有二十八個按鈕，但房間應該不會只有二十八個，而且沒有看到臥室的監視畫面。大概在別的房間裡吧？這樣分區著自己的空間：代表不容易信任。
研究完了監視按鈕，我打開那本破損凌亂的手札。
真的是他的筆跡。我敢用性命擔保：會用這種泛黃的潮紙寫字；寫文章的方式一小段一小段，沒頭也沒尾；字跡多變，沒有固定；全世界恐怕就只有他了。

◯ 書中第一篇，工具：沾水筆，筆跡：工整
＜內文＞

『你.....你.....你是誰？』
『你不知道我是誰？』
『我當然不知道。』
『那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？』
注意到周圍，一片漆黑，暗沉沉的。
無法呼吸！眼白裡的瞳一張一縮，巧妙的替代了脈搏。『這！這裡是哪？』一根根的寒毛倒束。
『這就要問你了。』
『問我？！』
『你還記得你是怎樣來的嗎？』
『我.....我.....我不知道。』聽起來真叫人喪氣，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團亂。
『那還可真糟啊！怎麼什麼都不知道呢？』
『因為.....因為我不知道.....等等！您似乎什麼都知道呢！請您告訴我吧！我到底在哪裡？』帶有期望的，所以用了敬詞。
對方淺淺一笑：『我也不知道你在哪裡耶！或許你告訴我你的名字，我可以替你想想辦法。』
『對！對！名字！我的名字！.....我的名字.....我的名字.....？』真的很糟，我居然連名字都給忘了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『嘻嘻！你居然連你的名字都不記得了？』對方一陣嘻笑，四周也不知道為何，慢慢明亮起來。

是個十七來歲的年輕女子，帶有智慧卻又有點憨羞、有些和煦卻又有些晦澀。她到底是什麼人？當下我的沒勇氣去問，如今的我也無資格證實。

『很有趣！你不記得你到這裡的方法、理由、去處，也不記得自己叫什麼、活著的目的是什麼，那你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』

那雙冰冷但帶有孩童滑嫩的掌輕撫過我的兩頰。
像是得到母親的原諒似的，我突然全身放鬆，重重的呼出一口氣，從未放鬆過的肩，瞬時也垮了下來。

『孩子，你還小著，不用急著替自己找到必須踩踏的石頭。』她的眼神看起來是如此的包容也如此的悲傷：『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按著命運一直走下去。』
那時，我好真的好想、那股衝動、那想要緊緊的抱住她。眼淚在眶中，滴溜溜的直轉，差點沒給它滑落。在文化的指導下，要求我這，命令我那，但沒有人會注意到我的情緒；他們只希望我微笑就好，不管我的需要。

『你可以哭的。只要是人，有感情的人，都有權力為自己抱不平，為自己流淚。』她緩緩說到，彷彿那是天經地義，不須透過感覺就可以理解的知識。

聽到這句話，我真的開始哭起來。我還以為我已經忘了怎樣流淚，但抽抽搭搭的，斷斷續續的，我開始述說著近日的不如意。
從天氣到地面上的坑、從工作到朋友、從不被認同到事情的失敗。
我本來不想說的，我以為我可以挺住，就像不久之前被人誤會、前一陣子工作的失敗、最近一陣子與同才相處的不愉快，被騙，被罵，被誤會.....等等。
那些事情，好多好多.....真的好多好多.....多到數不清；但不論怎樣，我每次都還是笑著挺了過來，那很容易；我一直以為。

『辛苦你瞞了這麼多事。』她帶著一絲感情，即使她可能覺得這只不過是一件小事，她依舊尊重我的感覺：『但，孩子，我的朋友，你知道嗎？要是你不說的話，就不會有人知道你的想法，你的痛苦，你的不理解。』
『我.....我以為大家都知道的。』鼻頭還酸著、淚還滑著，我說出我的想法。
『你能理解所有的人嗎？』

『不能。』
『那你怎麼會覺得所有的人都該理解你？』她頓了頓：『要是你不說，那全世界就不會知道你的想法。』

●

他真的一直都保持著淡淡的微笑，在我印象中。但他的笑容讓我看了很難過。當時的我讀不懂，我現在卻懂了：那不是微笑，那是在苦中作樂的笑容！
讀完後，我有種心酸的感覺，用指抹掉眼角無自覺的淚。才一小篇而已呀！這除非是當事人在描寫自己，否則怎麼寫的如此悲傷？那字？那味道？
但現在不是感動的時候，我必須理解這段文字在說什麼。
他形容的女孩，是誰？文中提到她大概十七歲，那或許這篇就是在他消失前寫的。
收了雜念，我開始認真的讀第一篇，一遍又一遍。

就在有種快要抓住的感覺時，陡地一股異涼，我突然感覺到某種視線。
在無人的空屋，又沒什麼燈光的地方，這種感覺令人不是很愉快。
我快速的站起，小心的看看四周：屋內沒有別人，門外也沒有人。
難怪他會裝那麼多的監視器，黑暗的地方固然可以解放人的想像力，但有些想像力是會要人命的。
我又坐回去，想著他的形容詞。那個女孩我感覺好像在哪裡也看過？我跟他有一起看過哪個他很熟的女孩嗎？我習慣性的摸了摸鼻子，每次我在想事情的時候都會這樣。

陡地，又是一股視線。這次的視線還多了一絲恐嚇和威脅的味道。
我跳了起來，這次更加確定有人在看著我。
屋中依舊沒人，開了門，我這次還灑了探索針出去。沒有生命反應。
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又摸了摸鼻子。

我注意到書櫃，小心的繞了一圈，意外的發現一面大鏡子，就藏在大桌的右後方。那面鏡子很大，不像是他會喜歡的鏡子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把這面鏡子藏在那絨絲布幔後面。書架和書架間都各自掛著深色布簾，但只有這布幔後有面鏡子。
應該是這面鏡子的關係吧？所以才會有人的感覺。他為什麼要堅持不讓別人踏近自己的書房，但卻又放了一面鏡子，令人有種有人在房間的感覺？是他希望這樣？還是想要讓不速之客自行走人？還是，有別的用意？
我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仔細的不放過每個角落。我跟他都不喜歡照鏡子，所以我真的

不知道他在房間放這幹麻？他不是那種每天拉開布簾，顧影自憐的人。
中亞古老宗教中，曾經提過影像的奧秘；不少傳統的迷信中也有提過，要是打破鏡子的話，當時所映照到的人會倒楣七年。
這面鏡子很大，可以吃下整個人。我細細的看著，揮揮左手，鏡子裡揮了揮右手；搖搖右手，影子跟著我搖搖左手。一切正常，但又有某種說不出來的異樣。
鏡子裡的影像太立體了！我看著，打量著。每個細節，睫毛、細紋、到眼神。有種錯覺：這不是我。
我的手不知不覺的伸了過去，就在我快要摸到鏡子的那剎那，音響突然響了：是歌劇魅影，魅影出現的喬段。
我嚇了一跳，剛剛房間裡並沒有音響設備啊！
這屋子真的很詭異。當你以為你已經探勘完後，還是會不停的發現新的東西。是因為不是自己的家？還是這屋子正在看著你？
我轉身，想要去查音樂的來源，卻用眼角發現：當我轉身後，我鏡中的倒影居然沒有轉身，就用著那個跟我一模一樣的眼，繼續盯著我看，臉上還兀自掛著詭譎的笑容。
我身體動不了，像風乾後的醬糊，硬梆梆的；腦袋空白一片，背脊上滴溜溜的爬上惡寒，像是一條毒蛇般，緊緊的纏繞著，寒毛全部倒立。我有點不知所措，一滴汗水隨著時間的騰動，愉快的跌落到地毯上，消失不見。

這是什麼情況？
我在追查我朋友的下落，所以我到我朋友那超大的家；在他想介紹給我知道的房間中，觀看他寫的文章；接著事情進展很快，我居然在他的房間裡，發現一面可以盯著自己看的鏡子！
所有的東西到目前為止看來平順，事情也有發展的味道；但我現在該怎麼做？對於那面監視著、不友善的影子？
我並不迷信，我可以選擇直接把它打破；但一來這不是我家，不是我的東西；二來，要是我就這樣把它打破，或許我會斷掉到目前為止，唯一的線索。不過有人會跟自己的影子說話？它又有辦法回答？還是這是博士自己發明的作品？
對呀！對於這個傢伙來說，發明這種東西是有可能的。但他為什麼要擺在這？這鏡子有沒有什麼危險或者機關？這是我所不知的。
耳邊，歌劇魅影的音樂持續的響著。
好吧！他是喜歡歌劇沒錯，但為什麼他會選擇這首歌？又是在怎樣的條件下，這首歌會響起？是有人坐在他的椅子上？有人拿著他的那手札，坐在椅子上？書上有另外的裝置？還是有人發現鏡子？想要摸鏡子？看鏡子超過多久？還是待在房間的時間？還

是，他早料到我會來，所以當有人在他書房中使用搜索咒時，他整棟房子就會活起來？
我不知道，想了很多可能性，也想到很多不可能。答案可能是多重的，也可能只有一個。現在它的設計者不在，就算真相只有一個，又有誰知道？

「高聲的唱吧！為我高聲的唱！我要帶你到音樂的國度！」魅影唱到，聲中還應著女主角那不停拉高的聲絲。
歌劇中，這個片段是魅影帶著半睡半醒間的舞伶，前往音樂的國度。
我對歌劇沒有特別的感覺，就是他聽著，我陪他。
歌劇魅影是他特別喜歡的一齣戲，出現在他書房我並不意外。
那一段歌詞大意是說，女伶被青梅竹馬找到，魅影在震怒下，透過梳妝台上的鏡子，把她帶到劇院的秘密地下室。
這女伶恍恍惚惚，可以感覺到魅影的威脅性，但卻又無法抗拒。她甚至連魅影到底存不存在都不確定，她唯一能確定的是，真的有個魅影存在她的心中。

我慢慢的轉身，直覺到這影子雖然令我不很愉快，但卻是他留下的線索。
這次，當我轉向鏡子時，鏡中的身影乖乖站直。
黑髮，金邊鏡架，冷硬的表情，眼睛彷彿在打亮著商品。
這就是我？在鏡子中？
我學著看到自己。

慢慢的，慢慢的，靠近，鏡子裡的我，伸出右手。
我乖乖的也舉起右手，宛如他是本身，我才是他的倒影。影子走近我一步，我也走向他一步，就剛好在我們兩個可以接觸的位置。
時間應該只有三秒鐘，但卻意外的長。

我跟他握到手了！那種觸感，那種熱度！
就在眼睛還來不及適應，另一個暗到令人發暈的地方前，我感覺到了！我真的碰到一雙溫熱的手。
在我碰到的剎那，我跌近另一個空間。一個我沒有辦法用搜索網抓到的空間。
這整個房間不應該存在。當我在外面使用探勘術時，我很確定這是一個飛在半空中的正圓柱體房間。怎麼會在鏡子後面多出一塊莫名的長條形房間？
震驚大於不解。我滿腦疑惑。

很好，我目前似乎是了解他的留言，所以我找到了他書房中的秘密，來到專屬於他的國度。但接下來呢？
我想起身上的那本手札，手一摸，好險有在身上。這裡詭異到，連剛剛帶我進到黑暗的門都看不見。
應該可以繼續唸下去了吧？
我召喚浮燈，一連點了十座蠟面，房間才有些微的燈光。這個房間可以把燈光吞噬，平日只要一座蠟面就可以照亮一間大教室的！

◯ 書中第二篇，工具：原子筆；筆跡：狂傲
＜內文＞

我想，我是瘋了，但卻又瘋的如此自然。
有誰會相信我所做的這一切？
看著她，我感覺到我的存在。對於我，她是一為使我世界開始旋轉的天使；但對於別人呢？
她會成為世界上炙手可熱的工具。
她，只會，成為工具！
我不能讓高貴的她變成染血的工具，我不要再讓我的東西染血了！
那些自以為是的豬！
老是一相情願的希望把我的東西做成有用的廢物！

她走到我身後，輕輕的環住我的雙肩。
『放心吧！我不會讓他們為所欲為的。』她的保證，讓我知道她的擔心。

『放心吧！我不會讓他們為所欲為的。』我不會成為她擔心的來源。
我要讓她出去！離開這片黑暗，擁抱嫵媚的陽光，親吻柔軟的大氣，跌臥在芬芳的土壤中。
她本來就不屬於這裡，這種被黑暗攫獲的囹圄！
她是溫柔的、可親的、高貴的、令人敬仰的。

我願意留在這裡，這片黑暗，
只求可以讓她光明正大的在外面遊蕩，
哪怕是一天也好。

『我愛你！我的朋友！』她把頭埋在我的胸口。『就算要走，我們也要一起走！我不要沒有你的世界。』
我忘了她可以讀出我的思路。

『我也愛你！我的神！』我也低下頭，嗅著她頭髮的清香，彷彿世界只有彼此。『我不會自己回去，我要帶你一道去！』
我會去試著使別人和我妥協，或者和她妥協。
我衷心的希望。

●

在書上有些被別的學者劃上的紅字。
有些人在看過這本短短的故事後，說：博士雖然頭腦好、智力也高，但文筆有待加強。一篇好的文章不該重複出現一樣的文字，一樣的對話，一樣的段落。

那是小說的常識！我對著紅筆有些惱怒；線索居然可以隨意加上眉批？
這是線索啊！不是真正的小說！

她跟他說的話，幾乎一樣。這到底有什麼涵義？
心中閃過我進入這個空間的畫面。
會不會是鏡子？他在跟鏡子說話？世界上有幾個人可以說出一樣的話？
他所謂的黑暗會不會就是他自己的家？
那個女孩沒來由的就出現了；那傢伙足不出戶的，怎麼可能會隨便的就帶別人回家？

我跟他之所以可以這麼快被政府發現，其實有很大的原故。
我想很多人也應該想像的到，在公元五千年後，因為人口爆炸，整個地球被毀了一半。
世界上早就沒有所謂的國家或者民族，是以前人所謂的大熔爐。
那時的人類開始推廣精英存活論。所有的誕生都必須經過挑選，被檢視過的基因，被檢視過的人種。
說來也很好笑。明明是人類自己發明出來的理論：達爾文進化論；在那時，卻變成了人吃人的合法保障。
我跟他都是那時候的產物，科技下的產物。

沒有性別，基因都經過挑選，沒有遺傳疾病，只甚下當代眼光裡的天才。

一堆天才的合作下，人類的歷史越寫越快。
可能只有五秒鐘的差異，新的人類就開始研究法術，新的人類開始突破所謂〔新科技時代〕，新的人類開始發現舊人類不肯接受的事實。

想想，在新科技時代的舊人類還聲稱，他們是突破科技時代的新人類，未來的人類不會再有更新更快發現科學的日子。
現代的科學家不經莞爾：「要是他們知道，現代人不用石油就可以用法術在天上跑……。」

直到我和那傢伙出生的前幾年，精英風才慢慢淡去，人類又漸漸的恢復國家概念。
我跟那傢伙是某間國立秘密實驗室裡最後的產物。
所以我們被密切的注意應該也是理所當然的。
換句話也就是，我跟他會混熟，或許也在實驗室的掌握內。
在更進一步的解釋，我跟他都是中性體。沒有所謂的男生女生，正確的說是，我們在必要的情況下可男可女，但保持著中性體工作會方便很多。
我跟那傢伙算是『真正』的朋友：沒有性別概念，沒有是非觀念，沒有所謂你的我的，保存個體意識的，彼此幫助的，沒有刻意迴避的，沒有佔有意識的，朋友。
我們唯一共有秘密就是，在為政府工作。

他會不會是在工作太累，回到書房後，看到鏡子中的自己，錯把自己當作別人了？
那個女孩。
或許就是他自己。
那書房是真的很暗啊！

不過要是我所想的是真的，那，那傢伙是真的瘋了。
他要怎麼帶影子出門？他怎麼跟鏡子擁抱？
要是就是自己的影子的話，可以讀出自己的心意那也不足為奇。

腦袋轉了一圈，
所以我才感覺的到我自己的溫度嗎？
這真的是那傢伙留下的線索嗎？

真相好像大白了，但感覺還是有些不對勁，卻又說不上來。
好像一直有某種直覺在說：「快點！快點看到我！」但燈光卻一直打不到他身上。
我唯一確信的是，這傢伙一定是躲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，跟著他的鏡子度假？說不定在過個二十年他就會抱著他那面心愛的鏡子出現。
我無奈的笑了一下，很詫異的發現，又因這傢伙，我學會了他最拿手的苦笑。

站起身，再度張開搜索網。我得找到門才能離開這間房間吧？
但真的很詭異！當搜索網一開，房間突然亮了起來，門口就在我眼前。

我在下樓的時候又為此作了一個結論，這屋子真的有讓人發瘋的本錢。

我按著習慣，一邊注意腳下，一邊喃喃的數著階梯：「一千八百四十一.....一千八百四十二.....一千八百四十三.....？！」我上來的時候明明有一千八百四十四個階梯啊？怎麼少了一階？
不可能是我數錯，我經年累月的經驗教導我，在不熟悉的領域要格外的小心。我不管到哪裡搜索，連長廊走幾步到盡頭，我都一清二楚，沒有理由在這種氣氛詭異的房子中，粗心的算錯數字。
我感覺到一種不祥的預感，空氣在額頭上凝結。

我聽到，就在不遠的樓梯上，大概在相隔一百階的地方吧？隱約傳來淡淡的、熟悉的、腳步聲。
那是我不久前才聽到的腳步聲，我很確定。聽著聽著，伴隨腳步聲而來的，我還聽到另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：「一千八百四十.....一千八百四十一.....一千八百四十二.....？！」

老天爺！我發誓！我那時絕對處於解離的狀態！

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有勇氣轉身回頭去看，
但我知道，
我在逃離那間，唱著瘋狂音符的，隱約跳著歡迎媚惑之舞的，到處充滿著尖叫聲的，屋子前，
我看到自己的影像，不，不能再說那是影像了！

我看到我自己，

就是那個當初令我看到全身發毛的，

站在鏡子裡的，

用著那種獵補者笑容的，

我，

就在比我高一階的樓梯上！

我怎麼會這麼不小心？居然會沒有注意到有那麼多被幻術或者麻藥，迷惑住的其他冒險家，就在不遠的黑暗中，發出見鬼般的慘叫？

◎◎◎◎◎
衝回辦公室，我開始意識到我的恐懼。
好傢伙，這可是我第一次這麼清楚的摸到恐懼的外形。

「組長？您回來的真早。要不要幫您準備一些食物？」秘書彥發現到我的異常，關心道。
「不用費事，幫我把最近更新的資料全部拿來就好。」我得暫且緩一緩情緒，順便看看其他失蹤十四年的檔案，說不定可以找到什麼線索。
資料厚厚一疊，那個要命的長官，該不會把所有十四年前的失蹤案全丟到我這裡了吧？
看著那堆可敵國的資料，十四年前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讓這麼多人消失？
資料一：生化革命的龍頭；資料二：秘密生物革命黨的頭頭；資料三：微分分子檔的首席.....？！
都是某某首席的頭頭，更重要的是，幾乎全部都是生物革命界的老大。

我是不是忘了什麼？
那傢伙也是生物革命界的超級博士啊！他們會不會有什麼共同點？

畢竟這些失蹤人口的資料很難得聚在一起，給同一個搜索師搜查。

上一屆的搜索師被其他政府發現，使得這國家的領袖氣了很久。所以隔了那段搜索師的陪育期後，他馬上就開始到處找尋搜索師。
不過，就我看來，這政府就算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搜索者，也不會善加利用，一天到晚只顧著把失蹤人口報給我。
要搜索者找失蹤人口簡直是大才小用。
更何況我對這種事本來就沒有什麼興趣。微皺了一下眉，我現在是為了把那傢伙找出來，所以才乖乖的接案子。等到我找到那傢伙，我馬上開溜。畢竟找人時要用到很多特權，所以不待在政府裡工作，有些東西根本沒辦法碰。
就例如那傢伙的手札。

我隨手又抽出筆記，隨意的翻著。
才寫了兩篇，怎麼算是小說？那些評論家根本就是睜著眼，說瞎話。
我左看看、右看看，真的就那兩篇？我有點不信。
拔下一根頭髮，召起探測針，小心翼翼的就插在那本書上。
突地，我讀到另一種感覺。
應該有一頁，或者說，有幾頁正在呼喚我，但我沒有看到。
我一頁頁的重翻，赫然找到被黏起來的幾頁。
那不曾被人發現的幾頁。

◯ 書中黏頁，工具：暗褐色的液體。（雖然不是很想承認，但那些紅色的液體，應該是.....是誰的血.....？）；字跡：狂暴
＜內文＞

我受不了那些傢伙的推測和猜忌。
這世界上到底還有幾個願意無條件相信我的人？
哈哈！我臉上又掛上苦笑。
除了我之外，恐怕已經沒有別人了吧！

那些傢伙一直想要阻撓我，不想要讓我得到我喜愛的人。
我絕對不會原諒他們！
他們以為他們是誰？那些一天到晚只想為我安排這、安排那的人！

我現在已經有我的最愛了。
我聽令於她，遵守她的規則；我要永遠的愛她，擁抱她，讓她沐浴在晝的閃耀、夜的淨雅。
我會解決一切的，不論如何。

他們不答應，我依舊有我自己的辦法。
我會，
讓他們，
沒有辦法，
不答應。
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解決。

● {接下來有幾頁破損，接著能看懂的字繼續}
○ 書黏頁，字跡：白筆，寫在黑紙上。草書，格式：某種祈禱性的咒語
＜內文＞

吟唱吧！
假如人類還有心的話。

讓我們來聽聽看，被恐懼所統治下的歌聲
會是如何？那些堅稱著還有心的人。

到底還有幾個人記著
對岸上的那個人？
那個自稱為上帝的人，
被一
名為死亡的海水包圍。
還記得的人，
有幾個會為了上帝
跳進死亡，
奮不顧身，
即使是游，

也要游到對岸？

假若真的有願意跳進死亡的人！

歌詠吧！祈禱吧！
只會攤著聖經，
自稱為神的信徒的人，

神就要來了，
就要來
帶走，祂的信徒了！

●
看到最後，我心冷顫了一下。
這種格式，這種文字，這種筆法，這種紙料，除了他，沒有別的人可以拿到。
那種怨毒，那種詛咒，那種瘋狂，那種悲傷，除了他，我曾經還在另一個地方看過。
那個我不願拿，不想拿，不想去想，不想知道，不想猜測的地方。即使我已經隱隱猜到結果：潘朵拉的盒子，現在就愣愣的躺在我桌上。

我掙扎了很久，很久；那一秒鐘，有如二十個人類可數的世紀那般長；其中包含著那麼多的困惑，那麼多的不解。
我沒有潘朵拉的好奇心，但想要讓他有辯解的心卻驅使我拿起，另一疊厚厚的檔案紙。

「組長？您又要出門了？」秘書彥手上拿著我熟悉的純咖啡和煎餅。
我慢慢的也培養了很多與人相處的關係，慢慢培養出感情，慢慢培養出一些讓別人佩服我的地方。
這些都是他教我的，他教我的.....。
心緒很雜，但我現在終於可以看出秘書彥的擔心。
「是啊！謝謝你總是幫我打點好一切。」
「組長？！」秘書彥有些錯愕，這是他有史以來頭一次聽到我的誇獎。
我真很傻，一個人再怎麼有自信，怎麼有笑容，那應該都要建立在很多人的鼓勵和認同下。

他就是一個例子，為了教我，他居然做到如此。
是我害了他。
我要去找他，緊緊的抱住他，跟他道歉、跟他道謝。
「組長，請小心辦事。」秘書彥露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笑容。
那不算是神的笑、美的笑，但是，那是一種鼓勵、相信、認同的笑。

在鏡子裡的她，那個攫住他的心的她，是不是也常常流著那樣的溫暖？

我衝出辦公室，手裡握著另一份資料，快速的來到無想山的山巔。
在那全世界最高的山上，我再度張開搜索網：「找到這個傢伙！這個十四年前殺了所有生物界天才的傢伙！腐屍殺人魔！」
確認好方位的下一瞬間，我也用著另全世界聞之色變的空間術來到一座荒山的山眼。
那我早在十四年前就跟他學會，但卻死也不想承認這就是空間術的法術。

剛到達，我就看到我熟悉的那張臉。
那傢伙的表情還是跟十四年前一樣，悲傷卻帶著寧靜，優雅卻帶著微笑。
「你還是來了，我在算日子，也覺得你差不多可以找到我了。」
一片落葉成著風，浮過影子，他怡然的坐在木屋前的搖椅上，身上披著禦寒用的方巾。
「你知道我是怎樣找到你的嗎？」
「不是很確定，但卻可以猜的出來。」
「那你有什麼想說的嗎？」
「你不好奇我是怎樣知道你會出現的嗎？」他轉移話題。
「因為你的房子？」
「可以算是。你應該也發現了那面鏡子。那是最後一項發明，或者也可以說是發現。」他溫柔的笑著，看上去有些弱不經風，但我恐怕是世上唯一了解他實力的人。
「那.....」
「有什麼問題儘管問吧！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不會刻意去欺騙的人。」
「那些人是不是你殺的！」像是在辯稱自己沒有偷吃自己藏起來的糖似的，我真的很希望對方肯接納我，或者，為我找些理由。
「不是。」他斬釘截鐵的答道。
「那為什麼我搜索殺人魔卻會找到你？」我很失望，感覺頭重腳輕的：他居然當著我的面騙我！他忘了我是搜索者嗎？

「因為.....那些人是我殺的。」暗處傳來悠悠的聲音，居然又有一個那傢伙走了出來，那個臉上依舊掛著苦笑，傷痛卻帶著和平，失落卻帶著希望的傢伙。
「你.....你.....？！」我瞪著眼睛說不出話。
「對不起，因為我實在是太愛她.....，就如你所見，」中間停頓了好一陣，「.....我太愛她了，所以我把她實體化，把所有對她會不利的人、事、物，全部掃除。」
那傢伙溫吞的走到另一個自己旁邊，小心的替她披上一件毛衣，輕輕的抱了一下她的雙肩。

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會有同樣的一個人，不可能會有一模一樣的人！
我瘋狂的搖著頭，試圖甩開我已經知道的事實！

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」難怪他會說她會成為炙手可熱的物品，有多少人恐懼死亡，哪種不可以摸到的東西！
這傢伙把全人類最大的願望、全人類最大的恐懼實體化了。
有了她，世界就不會有所謂的結束；不會有所謂的開始。掌握了死亡，等於掌握了永恆啊！
「除非是神.....？！」他的那篇祭文？！

我呆呆的看著他，他身上宛如依舊躺著不知名人士的組織液，緩緩的順著他的涓絲、衣的皺褶而流。多麼落魄的神啊！手上沾滿鮮血的死神！
我眼眶漸漸爬上無稱謂的燥熱，在兩股清淚中，他還是保持著苦笑：「我想，依你的聰明才智，你應該已經知道那面鏡子就是創造複製人的契機了吧？」
在我還沒有消化他的話前，他們身後的小木屋走出另一個讓我吃驚的影子。
那是我，是在那傢伙屋裡看到的我！

我看到另一個我，快步走進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「我不會傷害你的！我上次只是想告訴你，我永遠以你為榮！我沒想到你會被嚇到。」他開心的吐了吐舌頭，就像小孩子在惡作劇。
更詭異的是，我居然能夠體會，我想對自己開玩笑的心情。
不知道為什麼，我也能感覺到所謂的鬆懈。他看起來並不如在暗屋中的令人恐懼，他是如此的有感覺，學會包容、愛人、高尚和所謂的七情六慾。

「我實在是不想離開你，我最親愛的朋友。」博士說到，「但我敬慕你也是因為你現在的成就、現在的努力、以及你所努力在存活的世界，所以我不想帶走你。請你容我留下一個可以令我解憂的替代吧！」
我激動的走上去，緊緊的抱著他，口中含含糊糊的也聽不出是道歉？道謝？還是責備？

在太陽下山前，我離開那裡。把那裡當作埋藏的秘密。
我不會再回到那，那裡不是我可以到達的地方。
我發誓我會幫他處理掉那面為了指引我而留下的鏡子。

死神，為什麼要當死神？
就是因為他有所喜愛的人，所以他才會對他的她獻上她專屬的生命。

那裡，算不算是天堂？哪裡，又不算是天堂？

下山，看著水波。
我知道被激起的濂漪總有撞到岸邊的一天；但世界實在太奧妙，我不強求過程和結局，只要知道是哪顆石頭落入水中，已經足夠。

山上隱隱繞著一首輕快摯熱的歌，那種最完美男少音的美聲，伴著群飛的野鳴劃過天邊最後一道夕虹，令我淚水又輕輕滑落。
他的歌一向是我最愛聽的，直敘而有內涵！但那些歌詞，卻讓知道內情的人，如此不安！到底是誰，使的這樣純潔簡單的生物沾滿鮮血？

「我愛你，直到天老地荒；
我將把自己獻給，
闇間的狄斯；
再將貝德麗采的祝福，
掛在另個自己的項上.....
那位我所深愛的人，
願你因祝福得到永遠，
得到永恆，
獲得我去竊取的，

靜止的時間。

我愛你.....」
歌聲唱出了雲、招來了霧，在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山頭，長年盤據。